



沒有頂子的塔

刘肇霖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一个少年，父母早死，受到哥嫂的虐待。哥嫂把他分出去，分給他一匹老瞎馬，兩亩砂石地。这馬很灵敏，它告訴他，什么地方有水，可以打水井。于是这兩亩砂石地，不久就变成了良田。

但哥嫂又妒忌，并且想尽种种方法来謀害他……

这本詩，講的就是这样一个曲折的故事。

沒 有 頂 子 的 塔

刘肇霖著 王亦秋繪圖 馬如瑾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号：文3042(高)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3/8 字數22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500

統一書号：R10024·1657

定價：(3)0.12元



黃河滾滾下山東，
河岸上有座小縣城；
黃水年年無清日，
縣城自古叫長清。

長清城的西北角落，
靠近波瀾洶湧的黃河；
長清城的東南門外，
就是石麟山的山坡。

壩上的垂柳數不盡，
路旁的綠楊長成棵，
城南的楊樹城北的柳，
都不如石麟山上的棗樹
多。

石麟山上的棗树，
棵棵都弯的象弓一样；
石麟山上的棗树，
棵棵都朝着一个方向。

棵棵棗树的梢儿，
都向着城里的一座古塔。
这座古塔的位置，
紧靠着古老的長清县衙。

長清古塔十三层，
塔峰高高耸入云；
鳥儿在塔里面安巢，
草儿在塔外边叢生。

这座古塔的頂子，
从来和塔身不在一起。
要問塔頂在什么地方？
——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民間故事：

你不用管是哪朝哪代，
也不用問在哪月哪年，
講故事的人这样說过：
“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的長清塔呵，
早就雄踞在这座县城；
那时候的長清塔呵，
塔頂和塔身都很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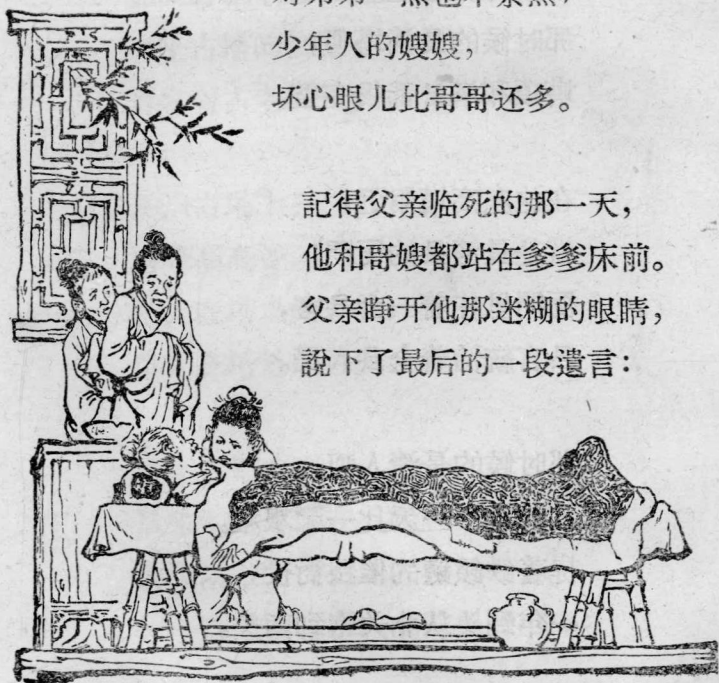
在这座高塔附近，
就是長清县的衙門；
衙門里住着一个县官，
县官統治着全县人民。

那时候的長清人呵，
过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
提着鉄鎖鏈的催粮衙役，
一年到头从北关跑到南关。

就在長清城的南关外，
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少年。
少年从小就死去了慈母；
少年新近又失掉了父亲。

少年人的哥哥，
对弟弟一点也不亲热；
少年人的嫂嫂，
坏心眼儿比哥哥还多。

記得父亲临死的那一天，
他和哥嫂都站在爹爹床前。
父亲睜开他那迷糊的眼睛，
說下了最后的一段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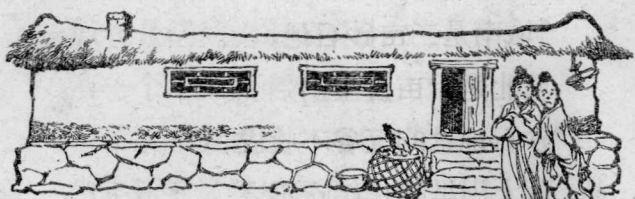


“城南是二亩砂石地，
城北是十亩黄土田；
砂石地里的五谷不收成，
黄土田里的庄稼吃不完。

“城南城北有分寸，
亲兄亲弟商量着分。
和和气气把日子过，
爹爹死了也安心。”

父亲說完了最后的一句話，
就永远閉上了他的眼睛；
哥嫂揚上了最后的一锹坟土，
便和弟弟談起分家的事情。

哥哥說：弟弟的人口少，
嫂嫂說：哥哥的开銷多；
哥哥不要城南的砂石地，
嫂嫂要分城北的黃土坡。



哥嫂分給他二亩砂石地，
哥嫂分給他一匹老瞎馬，
父亲的房子不許他居住，
赶出了弟弟自己安家。

严霜单打房檐草，
秋风单吹地头花，
弟弟牽着老瞎馬，
孤伶伶地离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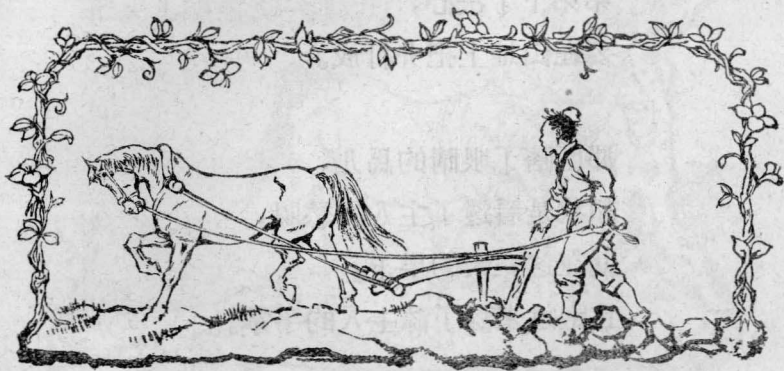
弟弟的二亩砂石地，
紧靠着城南的石麟山；



弟弟的一座破草房，
就搭在石麟山的下面。

石麟山上的每一个白天，
弟弟总是和瞎馬一道耕田；
石麟山下的每一个夜晚，
老瞎馬总是給弟弟作伴。

弟弟虽然年紀輕呵，
一天鋤十遍田也不覺疲倦；
瞎馬虽然牙口老呵，
一天拉十趟犁也不会出汗。



弟弟手上的茧子脱了几层，
瞎馬掌上的蹄鉄换了几遍，
石麟山下的二亩砂石地，
渐渐都变成了良田。

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里缺水难長苗，
弟弟的田中无水井，
谷苗几苦旱長不高。

哥嫂家的苦水井，
从来不让弟弟使用；
弟弟下了决心，
要在山地上把井打成。

那匹瞎了眼睛的馬儿，
却象是看透了主人的愁腸，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
它跑过来舔了舔主人的手掌。

弟弟用手撫摸着馬鬃，
向它傾訴出自家的心情：
“馬呀，你是我的好伙伴，
可曉得什麼地方好打井？”

馬兒好象能听懂主人的話，
馴順地搖動着它的尾巴；
它好象有心事要向弟弟表達，
把頭兒朝主人一連点了三下。



馬儿居然通人性，
弟弟的臉上見笑容：
“你要是曉得哪儿好打井，
馬呀，請你立刻帶我去動工！”

瞎馬把头儿又点了三下，
轉身走上了石麟山坡。
馬儿虽然眼睛瞎，
走起山路真俐落。

在哥嫂家的苦水井畔，
有一棵古树像一把傘，
濃密的枝葉，
撐頂着藍藍的云天。

馬儿来到树底下，
伸直了頸子嗅着地面，
弟弟的水井呵，
就打在馬儿选择的地点。

山地上打出一眼水井，
人人要花半月的時間；
弟弟打的这眼水井，
時間只用了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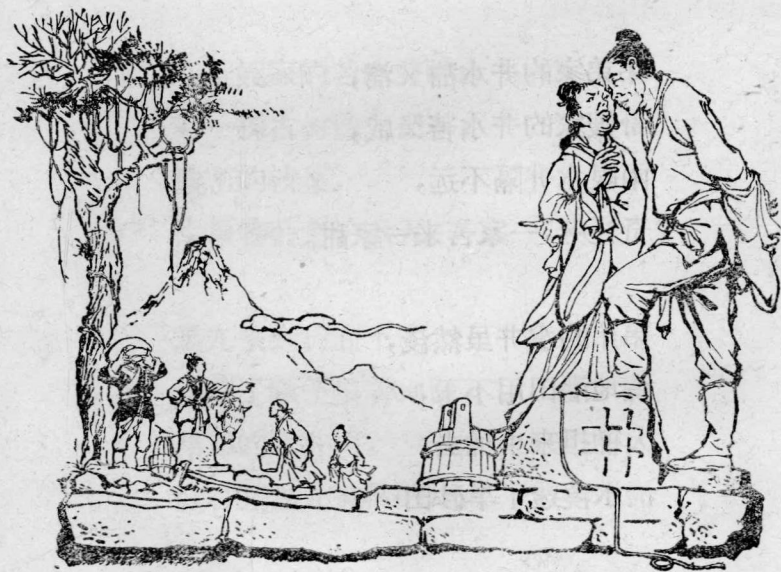
山地上打的水井，
最淺的都有几丈深；
弟弟打的水井，
地面比水面高不了几寸。

弟弟家的井水甜又清，
哥嫂家的井水苦又咸，
兩眼水井隔不远，
奇怪呀，一家苦来一家甜。

弟弟的水井虽然淺，
澆地灌田用不干，
大桶担来小桶去，
清水澆透了旱砂田……

弟弟吃了井里的水，
身上覺得更長了勁；
瞎馬飲了井里的水，
毛兒變得比從前更光潤。

城南的水井有多少眼，
只有弟弟的井水甜，
這眼水井家家用，
井水永遠不見干。



农民們吃了弟弟的井水，
臂膀儿就一天比一天粗壮；
姑娘們吃了弟弟的井水，
眼珠儿就一天比一天明亮。

老人喝了弟弟的井水，
黑頭髮变多，白頭髮变少；
牲口飲了弟弟的井水，
少吃草料也能够長膘。

井里的水甜，
坏人的心辣，
弟弟有眼甜水井，
哥嫂心里嫉妒他。

他們在弟弟的田边上，
盖起了一座不小的炭窑，
天天砍下石麟山上的棗树，
送进这座窑里焚燒。



在这座炭窑里面，
日夜都燃起红红的火焰；
在这座炭窑顶上，
日夜都冒着黑黑的浓烟。

黑烟笼罩着谷苗儿，
黑烟侵蚀着砂石田；
谷苗儿一天天地枯黄，
土壤呵，一天天地变干。

瞎馬儿一天拉十趟犁，
弟弟一天澆十遍水，
田里的土壤不見松軟，
地里的谷苗仍舊枯萎……

弟弟眼瞪着哥嫂家的炭窑，
泪珠儿灌滿了他的眼眶；
瞎馬儿也替主人难过，
紧紧地依靠在他的身旁。

